

夏小正經文校釋

夏
緯
瑛



中国农书丛刊
先秦农书之部

中國農書叢刊先秦農書之部

夏小正經文校釋

夏 緯 瑛

中國農書叢刊先秦農書之部

夏小正經文校釋

夏緯瑛

農業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內大街130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2.75 印張 55 千字

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,350 冊

統一書號 13144·206 定價 0.37 元

序 言

《夏小正》的經文，存在於《夏小正傳》中，《夏小正傳》載於《大戴禮記》中。《夏小正》經文，用夏曆的月份，分別在十二個月中記載着各個月份中的物候、氣象、天文，以及各月份的政事如漁獵、農耕、蠶桑、製衣、養馬等等，或與此有關的事項。看來，它是一個統治集團的一種政事措施，在各月份中標出他們要做的有關生產的重大事情，好像如今的月份牌一樣。它既是古代的某一統治集團的一種政事措施，這對於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應該有用，弄明白這個文獻所記載的一些具體情況，是有必要的。

過去，有些人對於《夏小正》曾做過許多研究和校註的工作，如今看來還是有些不甚明白、不甚恰當的地方，這是因為他們受了《夏小正傳》的影響所致。《夏小正傳》，不知何時何人所作。以傳解經，解得有些糊塗和不合適的地方，後來研究《夏小正》者，未能脫離《傳》文的拘束，所以還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

載入《大戴禮記》的《夏小正傳》，雖然是一種比較古

老的解經的傳注，但是它所認為的《夏小正》經文，已經有了錯誤和摻雜的東西，所以它的講解也就難以通達明暢了。第一，《傳》中所用的經文有錯字，如“昆小蟲”、“攝桑萎楊”和“丹鳥羞白鳥”等等；第二，他所用的《夏小正》經文的句子中，已混入更加古老的注文，如“羴羊”該是原經文“萎楊”的音注；又如“初歲祭未始用暢”，該是解釋“農緯厥耒”更古老的舊注。《夏小正傳》的作者，既然沒有把原經文弄清楚，它的解釋自然也就難以通達明暢。我注意到以上兩點，所以要為《夏小正》經文再做校釋。

《夏小正傳》對於《夏小正》經文的解釋，有些不適當和錯誤的地方，這是我們應當批判的；但是《傳》中也有比較合適和正確的地方，這又是我們應當接受的；我們也不應當全部抹煞傳文。我們可以看到，《詩經·豳風》中的《七月》篇與《夏小正》很有關係，兩者中間的條文有一致的地方，互相參考解釋可以更加明白。我這個校釋在很多地方參考了《七月》篇的章句。還有，《小戴禮記·月令》和《呂氏春秋》的《十二紀》大致相同，在物候方面該是也採用了《夏小正》的材料，也可供為參考。在《淮南子》中有《時則訓》一篇，講到物候的地方也和《夏小正》有關，也可提供參考，我這個校釋也參考了它。除參考文獻外，我也注意到了和《夏小正》有關的一些具體情況。

這裏，需要聲明的是，我不懂天文學，關於《夏小

正》中的星象部分，不敢妄加解釋，只好用朱駿聲的說法填補了空白，因為他對《夏小正》中的星象問題提了一些意見。關於這部分星象的解釋，希望另有人研究。

關於《夏小正》的出處和時代問題，舊日的說法頗不一致，這裏留待對《夏小正》的經文解釋明白了之後，再行討論。

一九七五年十月夏緯瑛於北京

目 錄

序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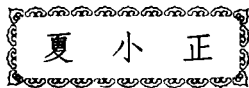
校釋	1
正 月	2
二 月	20
三 月	31
四 月	37
五 月	41
六 月	48
七 月	49
八 月	55
九 月	59
十 月	62
十有一月	64
十有二月	66
校正的經文	70
後記	73
對於《夏小正》經文的綜合論述	73
《夏小正》與《豳風》	75
《夏小正》與《月令》	76
關於《夏小正傳》的作者和時期問題	78
關於《夏小正》產生時代的推測	79

校 釋

這個校釋，是《夏小正》經文的校釋，也是《夏小正傳》中所謂經文的校釋。要把《夏小正傳》中所謂的經文校正過來而做解釋。

在這個校釋裏：首先列出《夏小正傳》中所謂的經文；其次，也隨着寫出《夏小正傳》的傳文來；再次，凡有關星象的經文則列入朱駿聲之說；最後，用案語說出校釋的意見。

《夏小正傳》中的所謂經文，有錯字、脫落和混文者用方框（□號）標記；認為是混入的古注者用小字跨邊書寫；認為是錯字或錯簡者加上黑方括号【 】；認為應為之校改或校補者加六角括弧〔 〕。



緯瑛案：夏，是國號之名，即夏商周的夏；也是族姓之名，即指夏族而言。小者，大之反。正，有征義，有行動的意思，引伸則有政治之意。因此《夏小正》，意

思就是夏的小政。這個書名並非原有，是後人所加，他們認為經文中講的事情瑣碎，所以名為小正。我認為《夏小正》中羅列的事情多是有關生產的大事，是大正，不該是小正。

正 月

朱駿聲曰：“黃道北極璿機夜半建寅之月也。”^①

緯瑛案：正月為一年之首月。正，有首長之義，古時官名有所謂“火正”者，就是掌管火事的首長。近時的官名也有所謂“技正”者，也是一種職官首長之稱。夏曆的正月就是為首的第一個月，不必把正字做任何神秘性的解釋。

啟蟄

《傳》曰：“言始發蟄也。”^②

緯瑛案：《經》曰：“啟蟄”，《傳》曰：“始發蟄”，二者語言都很簡單，難以明白其確指何事？“啟蟄”一條，又嘗為人誤認即今二十四節氣中之“驚蟄”。但是，二月的“昆蟲”實是驚蟄之義，兩者重複，自然不對。《小戴禮記·月令》，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，《周書·時訓解》於正月皆曰：“蟄蟲始振”^③，《淮南子·時則訓》：“蟄蟲

①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一頁。

② 同上。

③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禮記》卷五第二頁。

又見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《呂氏春秋》卷一第一頁。

又見漢魏叢書本《汲冢周書》第十六頁。

始振蘇”^①。而於二月，《月令》、《十二紀》皆曰：“蟄蟲咸動”^②，《時則訓》作“蟄蟲咸動蘇”^③，這還是有所重複。“始動”和“咸動”區別不大，人們也難觀察得這麼仔細。這該都是由《夏小正傳》中敷衍出來的說法，可見他們也不很了解這個“啟蟄”的意思。

我以為，這“啟蟄”二字，不一定是指蟲的啟蟄，而應當是指人的啟蟄。人在冬季，結束了一年的農作收成，也要處於室中，也可以算是蟄；正月是春初起首的一月，又要開始大搞生產，故曰“啟蟄”。《堯典》於春曰：“東作”，於秋曰：“西成”^④，就是說人在春天要興作的。“作”不也就是“啟蟄”嗎？“啟蟄”以下說的“鴈北鄉”、“雉震响”、“魚陟負冰”以及“農緯厥耒”等項，都是“啟蟄”的實現。

“啟蟄”一條，與下文“始用暢”有關，待後討論。

鴈北鄉

《傳》曰：“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。鄉者何也？鄉其居也。鴈以北方為居。何以謂之居？生且長焉耳。九月遷鴻鴈，先言遷而後言鴻鴈何也？見遷而後知之則鴻鴈也。何不謂南鄉也？曰：非其居也，故不謂南鄉。記鴻鴈之遷也，如不記其鄉何也？曰：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。”^⑤

①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淮南子》卷五第一頁。

②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禮記》卷五第五頁。

又見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《呂氏春秋》卷二十三頁。

③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淮南子》卷五第三頁。

④ 見秦鑣訂正本《書經》卷一《堯典》。

⑤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一頁。

緯瑛案：鄉當讀爲向。正月曰：“鴈北鄉”，九月曰：“遶鴻鴈”，不過是行文上的語法變化，并無特殊意義。《傳》的解說迂曲，且又自相矛盾。

雉震响 《傳》曰：“震也者，鼓其翼也。响也者，鳴也。正月必雷，雷不必聞，惟雉爲必聞。何以謂之雷？則雉震响相識以雷。”①

緯瑛案：雉卽雉鷄，俗呼爲野鷄。震當讀爲振，振動之振。响字或作雊，雉鳴曰雊。“雉震响”，卽雉振動其翼而鳴。雉鳴爲雌雄相呼而爲配偶的行動。《詩·邶風·匏有苦葉》裏說：“雉鳴求其牡”②；《詩·小雅·小弁》裏說“雉之朝雊，尚求其雌”③，就是雉鳴爲求偶之徵。

《傳》言“震也者，鼓其翼也”，“响也者，鳴也”，都很對；而以下“正月必雷”之說，則是無稽之談。他大概是受了八卦中震爲雷的影響，而作如此糊塗之語。

魚陟負冰 《傳》曰：“陟，升也。負冰云者，解蟄也。”④

緯瑛案：正月天氣向暖，魚由水底上升近冰層之處，如背負冰然，故曰“魚陟負冰”。《淮南子·時則訓》作“魚上負冰”，⑤比較明白。

①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二頁。

②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二第八頁。

③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十二第十三頁。

④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二頁。

⑤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淮南子》卷五第一頁。

農緯厥耒

《傳》曰：“緯，束也。束其耒云爾者，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。”^①

緯瑛案：耒，是古之耕具。《說文》說耒是“手耕曲木。”^②耒之一端爲耜，是比較鋒利的部分。古時耕田，以手持耒，以足踏耜，刺地而耕，故耒耜常連言，實是一件農具。或單言耒，或單言耜，或連言耒耜，多是指的這一刺地而耕的農具。緯，當讀作爲，作爲之爲。“農緯厥耒”，意即農人修整其耕地所用之耒耜。

我對於“緯”字的講法，是根據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篇而爲說的。《七月》篇曰：“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。”^③“三之日”言周曆之三月，即夏曆之正月。“四之日”當即夏曆之二月。“于耜”，即爲耜。“舉趾”即舉足踏耜而耕之意。《七月》篇“三之日于耜”，正與《夏小正》：“正月……農緯厥耒”爲一事，故知“緯”即“爲”字之同音假借。緯，或可讀作“維”，也可以作維修解。正月農人修其耒耜，以備二月舉趾而耕。這個說法比較合理。《傳》說“緯”意爲“束”，束是修理之一種，不若作“爲”或“維”解爲長。其他敷衍附會的講法，可不必多論了。

《傳》言“束其耒云爾者，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”一句，其義不明，文字恐有脫落？

有人說“農緯厥耒”的“農”是農官，不然。我以爲這

①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二頁。

② 見中華書局影印本《說文解字》第93頁。

③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八第一頁。

“農”就是《七月》篇“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”的農人。“緯”卽爲，卽作。是官作耒耜，是民作耒耜？根據常識卽可知道。

【初歲祭耒始用暢】 《傳》曰：“暢也者，終歲之用祭也。其曰初云爾者，言是月始用之也。初者，始也。或曰祭韭也。”^①

緯瑛案：古時重祭祀，統治者舉事必祭。告成也祭，幾乎無事不祭。這裏所說的“祭耒”、“用暢”之事，該是有的。不過，這“初歲祭耒始用暢”一句，並非《夏小正》原有經文，而是對經文“農緯厥耒”所加的傳注。這個傳注，早已存在，爲後之作傳者誤爲經文，而又爲之傳注了。

何以知此爲古老傳注？由上下文句見出。

說它是傳注而不是經文的理由之一是：上之經文已言“農緯厥耒”，下文不必再言“祭耒”，因爲古時舉事必祭，“農緯厥耒”卽已包括“祭耒”在內，不必再事重複。否則直言“祭耒”卽可，也不必如此重複。理由之二是：《小正》記事，事繫於月，“農緯厥耒”繫於正月，正月卽是初歲，又何必再言“初歲祭耒”呢？這就清楚地看出它是傳注，而非原有經文。傳說暢是終歲之祭，是有根據的，既是終歲之祭，又怎能繫歲首正月之下呢？這不又說明它不是原有經文而是更古老的傳注嗎？

^①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三頁。

《傳》中說：“暢也者，終歲之用祭也”，又說：“其曰初出爾者，言是月始用之也。”這是自相矛盾之說。既說暢爲終歲之祭，怎能在初歲之始而用呢？由於這樣一講，引起後人以暢爲秬鬯的誤解。秬鬯是一種用黑黍加香料所釀成之美酒，祭祀時不專用於暢祭。以暢爲鬯之說，顯然牽強。

據《傳》所言，暢爲終歲所用之祭，是暢爲一祭名，其祭終歲之時舉行。終歲之祭當在冬季。古時常說“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”，冬季之祭而名之曰“暢”，當取於收藏之義。《詩·秦風·小戎》篇曰“虎韞鏤膺，交韞二弓”^①。前一韞字爲名詞，義爲“弓室”，卽弓袋；後一韞字爲動詞，義當爲藏。“暢”與“韞”一音，同音假借，義可相同。然則終歲而舉行暢祭，也該有收藏之義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篇之末章有云“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，朋酒斯饗，曰殺羔羊，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”^②這該說的是暢祭的話。其祭既在“十月滌場”之後，自是冬日之祭，也就是終歲收藏之祭。暢祭爲冬季收藏之祭，應該無疑。

《七月》之詩又曰：“十月蟋蟀，入我牀下，穹室熏鼠，塞向墜戶，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。”^③說的也是人們在十月間的活動，要在十月入室而處，也是

①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六第十頁。

②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八第四頁。

③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八第二頁。

收藏中之一端。暢祭之舉，似在夏曆十月？《詩·唐風·蟋蟀》篇：“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，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。”^①這裏說的“蟋蟀在堂”當與“十月蟋蟀，入我牀下”爲一事。何以又言“歲聿其莫”？這是以周曆而言的。周曆以夏曆十一月爲歲首，故以“蟋蟀在堂”之時，卽云“歲聿其莫”，又言“日月其除”了。由以上事實看來，古之暢祭當在夏曆十月之間，傳言暢爲終歲之祭，當是周人的說法。《夏小正》經文中所混入的古老傳注，大概卽是屬於那時代的人所爲。

暢是終歲之祭，也是冬藏之祭。一年農事已畢，報祭之後，糧食入倉，農人歸室，農具也當收藏起來以備來年再用。“初歲祭耒始用暢”者，意思是說：初歲有祭耒之舉，因爲由於其始已收藏過了。這正是爲“農緯厥耒”作的注解。正月啟蟄之後農人整飭耒耜，其時舉行祭祀，在古時也是當然之事。

最後，《傳》曰“或曰祭韭也”一語，也不得當。

《七月》之詩，末章俱言祭祀，其段云“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于凌陰，四之日其蚤，獻羔祭韭。”^②“四之日”爲周曆之四月，卽夏曆之二月，見祭韭之事當在二月，不在正月。且祭韭與二月之“俊羔”，三月之“頒冰”有關，其祭當然不在正月。

①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六第一頁。

②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毛詩》卷八第三頁。

園有見韭

《傳》曰：“囿也者，園之燕者也。”^①

緯瑛案：《呂氏春秋·重己篇》高誘《注》云“大曰苑，小曰囿。”^②傳言“囿也者，園之燕者也。”也是以囿爲小。燕有小義。我以爲：囿，園，苑，都是同義之名。園與苑音近之字，義可相通。囿是一時一地之方言，也是今之園。園之大小，難有一定標準，故不當作繁瑣區別。

韭，今作韭，卽韭菜。有，訓再，今用又字。“園有見韭”卽是說：園子裏邊又看見韭菜生出了。既然說於園中見韭，當然是栽培於園的韭。

時有俊風

《傳》曰：“俊者，大也。大風，南風也。何大于南風也？曰合冰必于南風，解冰必于南風，收必于南風，故大之也。”^③

緯瑛案：《傳》以俊爲大義；俊風爲南風；言南風之作用甚大。其所謂大者，當卽今語偉大之義。他說的南風之作用未免太大了。恐其不然。

俊，不只訓大，也有美好、善良之義。俊風當卽和煦之風。以正月的時候來說，應該就是東風。“時有俊風”當與下文“寒日滌凍塗”連讀，言夏曆正月之時有和煦之風，雖寒却能滌凍塗也。《小戴禮記·月令》、《呂氏春秋·十二紀》、《周書·時訓解》、《淮南·時則訓》

①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三頁。

② 見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《呂氏春秋》卷一第七頁。

③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三頁。

俱作“東風解凍”^①，其語明顯，正可作這裏的注解。

寒日滌凍塗

《傳》曰：“滌也者，變也。變而暖也。凍塗也者，凍下而澤上多也。”^②

緯瑛案：《傳》的解釋不完全，不能確明其意。其他各家的注解，又多爲《傳》說話，也不明瞭。這裏“寒日”的“日”字，應該是個語詞，不是太陽的名稱。此一“日”字，當讀爲“而”。“寒日(而)滌凍塗”，與上文“時有俊風”共爲一句，意思是說：其時有美善之風，其風雖寒而能滌除冰凍的泥塗。這話正與《月令》等書所說的“東風解凍”一致。滌，爲清除之義，對凍塗來說，卽是消解。若以“日”爲名詞，作太陽解，難道還有寒冷的太陽嗎？這裏借“日”作“而”字用者，是因其音近之故。今日陝西關中方音，讀“日”如“而”，如言日本，音若“二本”。

田鼠出

《傳》曰：“田鼠者，嗛鼠也。記時也。”^③

緯瑛案：“田鼠”，卽田中之鼠。田中之鼠，其種不一，難以確定此爲何種田鼠。田鼠於田中穴居，大多有害農業。於其春暖出穴活動之時記之，當是有所警惕預防之意。

① 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禮記》卷五第二頁。
又見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《呂氏春秋》卷一第一頁。
又見漢魏叢書本《汲冢周書》第十六頁。
又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《淮南子》卷五第一頁。

② 見朱駿聲《夏小正補傳》第四頁。

③ 同上。